

# 革命鬥士馮自由

新 考 茶

馮自由先生的確是一位性格耿直、剛強不屈、俯仰無愧、自幼至老忠貞不渝的革命鬥士。自國父孫中山先生倡導革命至武昌起義，重要革命戰役，幾乎無役不與，對中華民國開國的貢獻，至為彰著。中年以後，根據其親身經歷及所保存的冊籍史料，先後出版「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及「革命逸史」等書，為本黨（中國國民黨）留下了重要文獻。革命元老但懋為自由先生所著「革命逸史」題贈一首詩云：

嶄然一老自南來，書局隨身各體賅，湯武征誅皆歷預，伊周制作是躬陪；虛傳范子工心計，熟識蕭何擅史才，廿載專精方汗間，上儕實錄下齊諧。

這首詩雖然以讚美自由先生所著的書為主要話題，但「湯武征誅皆歷預，伊周制作是躬陪」兩句，也已把自由先生對革命開國大業的貢獻，作了一個概括的描繪。

我於抗戰時期在重慶，才認識心儀已久的前輩自由先生，在中共侵據大陸後，他留居香港撰述革命黨史，一直擁護反共抗俄的國策，至民國四十二年來臺。先總統蔣公對革命元老非常關顧

，聘他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囑我時常去看望他，因此晤談較多，在輕鬆而誠懇的交談中，對他的立身行事，更有深一層的體認。自由先生降生於清光緒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不幸於民國四十七年（公元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逝世，享壽七十有七。時光荏苒，他離開我們，瞬逾二十五年可是緬懷他的高風亮節，以及和他交往請益的情景，仍時縈腦海。現值他百零一年誕辰的前夕，謹略述他一生對黨國的貢獻，以表達我對這位開國元勳的欽敬之忱。

## 「革命童子」嶄露頭角

自由先生是很早參加與中會從事革命活動的一員；而且他在革命陣營中，是一位很突出的人物，有許多值得讚美和給人效法的事蹟。他十四歲時，在日本橫濱加入與中會，成為國父孫先生倡導革命最早組織的革命團體裏，最年輕的一位同志，他因此得了一個美號：「革命童子」。他加入與中會，還是國父孫先生親自吸收的。當時（民國前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國父於廣州起義失敗後，自香港到日本，成立與中會

橫濱分會，他的父親馮鏡如先生被推為分會會長。國父有一天和陳少白、鄒士良應馮鏡如之約午餐，他也在座。國父問他喜歡讀的書和對書中人物的看法。在聽了他的陳述之後，即席向他灌輸革命思想說：「你喜歡讀『三國演義』，又喜歡書中人物孔明，可見你明白是非順逆的道理了。現在我們的與中會，就好比漢朝的劉備和諸葛亮，滿清政府便是曹操和司馬懿。我們要起革命驅逐滿清，即同孔明六出祁山一樣。」中山先生並向馮鏡如說：「令郎熟讀三國，也有見解，何不叫他也參加入會呢？」鏡如先生接受了國父的意見。這位十四歲「革命童子」入會之後，就開始參加革命工作，他的初期任務是抄寫和印刷革命的宣傳品，及秘密傳遞革命傳單和革命文件。

自由先生祖籍廣東南海，生於日本橫濱，原名懋龍。他改用「自由」這個名字，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清光緒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時期，自由先生在橫濱的大同學校讀書，校長徐勤是康有為的學生，對變法維新甚表同情，自由先生却在作文中，力言滿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清帝愈有為，則對我漢族愈不利，其

言新政，祇是一種愚民政策罷了。這篇文章，被校長徐勤看到了，大加申斥。不久，變法失敗，康有為和梁啟超逃亡海外，梁啟超留在日本辦「清議報」，並在東京創設高等大同學校，自己擔任校長。自由先生以橫濱大同學校的優級生，獲選升到東京高等大同學校讀書。

### 冲冠一怒改名自由

當時，梁啟超和國父及陳少白等頗有往還，談及此後合作救國問題。所以校內教材，採用西方學者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等學說，學生高談革命，清議報也發表排滿言論。康有為當時雖不在日本，事事仍要干涉箝制，他不滿梁啟超的作法，迫使梁啟超到檀香山，高等大同學校改派麥孟華代理。麥孟華對康有為唯命是聽，他告訴學生：康先生對清議報上的言論，很不滿意，對梁啟超先生的「飲冰室自由書」，也表示不可再提「自由」兩字，連「獨立」兩字，也不可，今後大家就用「自立」兩字代替罷。自由先生聽到了非常激憤，他抗議：你們怕老康如怕虎狼，不敢說自由，我偏要把名字改為「自由」，看誰敢侵犯我的自由。他立刻在黑板上大字寫出：「馮懋龍即日起改名為『馮自由』。」這年秋天，自由先生和同學鄭貫公、馮斯燮三人發刊「開智錄」雜誌，專提倡自由平等學說，鄭貫公也改名「自立」，馮斯燮改名「自強」，大家稱他們為「三自」。自由先生這段改名的舉動，充分表現了這位「革命童子」那種堅定勇敢的革命精神。

公元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的三年間，自由先

生在國父的贊助下，除創刊「開智錄」外，並與沈翔雲、戴元丞、秦力山等合辦「國民報」月刊；與李自重、王寵惠等組織廣東獨立協會；與章太炎、秦力山等召集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對於海內外的宣傳，收效至鉅。此時，陳少白更聘他擔任香港「中國日報」駐東京記者，美國致公黨的「大同日報」也委託他任駐東京通訊員；此外，東京的革命軍事學校及檀香山的「檀山新報」、新加坡的中和堂與「閩南日報」都由他傳遞消息，聯絡黨誼。在同盟會成立之前，自由先生的橫濱寓所，不啻為革命黨各方交通線的總樞紐。以一個未滿二十歲的青年，對革命宣傳與聯絡，已有如此的貢獻，實在難能可貴！

### 參與革命最早最久

公元一九〇五年，中山先生在東京組成中國革命同盟會，自由先生首先加入。不久被派到香港，協助陳少白主持同盟會分會和中國日報業務，鼓吹三民主義，不遺餘力。第二年，原負責中國日報發行的「文裕堂」，因為營業不振及受保皇黨控訴謾罵名譽牽累，宣告破產。自由先生見機制先，籌款買下了中國日報的發行權，使這一革命傳播媒體，沒有受到牽連，繼續出版。未幾，他被推選繼任了陳少白先生的中國日報社長兼總編輯和香港同盟會分會會長的職位。此時正是革命工作急待發動的時期，香港又是一個重要的革命樞紐，一切革命行動以香港為中心；而香港革命黨人則以自由先生為中心。他與李自重（馮夫人李自平的胞兄）等戮力延納豪俊，擴展黨務

，籌劃起義。據自由先生著「革命逸史」自序內云：「自是南方各省之黨務軍務，多由余主持之。就中直接指揮者：有丁未（一九〇七）四月潮州黃岡之役及惠州七女湖之役，五月劉思復在廣州謀炸李準之役，九月惠州汕尾運械之役；間接參與者：有丁未七月欽州防城之役，十月廣西鎮南關之役，戊申（一九〇八）二月欽州馬篤山之役，三月雲南河口之役，庚戌（一九一〇）正月廣州新軍反正之役，辛亥（一九一一）三月廣州黃花岡之役。」如果說：自由先生是在開國前追隨國父，參與革命實際行動最早而又最久的一員鬪士，自是信而有徵。

由於自由先生任事積極，活動熱烈，因此目標顯露，遭香港政府疑忌，警方多次傳問調查，勸他自動離境。恰巧加拿大華僑洪門的致公堂，在溫哥華籌設「大漢日報」，託自由先生代聘主筆，他就自告奮勇，於公元一九一〇年赴加就職。把黨務和報務交給在港新設的「南方支部」接辦，馮夫人李自平仍留在香港，照舊把家裏作為在港革命同志活動聯絡場所。自由先生也曾在日本加入洪門，膺封為「草鞋」（即將軍），所以能在加拿大一面主持大漢日報，發揚革命宗旨，一面也時常調停當地洪門的內部爭執和意見，深得各方面的支持信任。

公元一九一一年辛亥黃花岡起義部署之初，香港南方支部到處籌款，十分迫切。自由先生在加拿大各地，籌募了港幣七萬多元，滙到香港，這筆款額，相當於這次起義所花費的總數的一半。對這一次影響民國締造極大的起義，自由先生

的貢獻也是相當的大。武昌起義後，自由先生由美洲同盟會，致公堂和洪門籌餉局三大革命團體聯合推舉，以「旅美華僑革命總代表」的名義，參加中華民國政府的建立工作。國父就任臨時大總統，委派他為總統府機要秘書。

南北統一，國父讓位於袁世凱，乃和黃克強先生共同推薦自由先生出任稽勳局局長。該局的主要工作，是蒐集各地參加革命人士的事蹟，分別稽核褒獎，在各省都設有分局，自由先生常親自到各省督導工作，蒐集有關資料。不久，袁世凱竊國野心日漸明顯，南方各省紛起討袁，發動二次革命。自由先生遂以將資料發還各省復查為理由，把稽勳局彙列的革命人士事績紀錄，預先運到上海，以免袁世凱利用這批資料，搜捕革命志士。

### 「天女散花」抗議賄選

自由先生是國父倚重的革命同志，他曾拒絕袁世凱委派的工商部長職位，不受籠絡，因而被非法拘捕，下獄五天。釋放後，他南下上海，轉往日本，晉謁國父，參加改組成立的中華革命黨，隨奉派到美國擔任美洲支部長，兼辦「民國雜誌」，並負責聯絡美洲同志及籌款支持討袁運動。此時自由先生曾與林子超（森）先生、孫哲生（科）先生、李錦綸、李是男等於舊金山召開國民黨懇親大會，籌備周洽，頗得市政府稱頌，許以一特別日，號為「中國日」，實開美國「中國日」之先河。

民國五年（公元一九一六年）袁世凱敗亡，

自由先生當選國會的華僑區參議員。民國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國會被解散，參議員絡繹南下。國父發動護法之役，國會在廣州召開非常會議，舉國父為大元帥，建置軍政府。自由先生於出席會議外，並參預軍政大計。民國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國會二度恢復，在選舉議長時，有人出大筆金錢活動賄選，自由先生不但拒絕受賄，為了表示抗議，他在選票上大書「三千元」數字，走上講臺，當場撕毀選票，撒擲臺下。第二天，報紙上有用「馮自由天女散花」標題，報導這件快人快事。

自由先生是一位反共的急先鋒，在將近六十年前，實行容共政策的前後，他即堅決反對，實在是一位看穿共黨包藏禍心的先知先覺者。民國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改組，自由先生被派為臨時中央後補執行委員。大會上，國父提出容納共黨及聯俄案，他力持反對，甚至在提案通過後，還發激烈反對言論，受到譴責，更遭受共黨和國民黨中親共份子的忌恨和排斥，他激憤的離開廣東，到上海繼續發表激烈的反共言論。第二年，國父在北平逝世，共黨和親共份子把持國民黨中央，竟給予自由先生開除黨籍的處分，使這位熱心革命大業，奮鬥三十年的黨中元老，十分痛心。直到民國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孫哲生先生任立法院長，自由先生才膺任立法委員。越二年，由孫先生等提議，才恢復其中斷八年的黨籍，他乃有「反共除名第一人，而今倖獲降殊恩」之句，自嘲亦復自幸。

抗日戰爭時期，在香港未淪陷前，自由先生

因治療足疾，由滬赴港就醫，不料未及兩月，香港為日軍侵入，乃蟄居九龍寓所。當時日本與亞機關代表井崎喜，曾藉慰問革命元老的名義，經常恭候起居，並願供其一切生活所需，企圖勸告他降敵；而自由先生意志堅決，始終不為敵方利誘所動。至民國三十一年（公元一九四二年），化裝離開香港，前往陪都重慶。他這種不為敵人所誘迫，冒險犯難的精神，曾贏得陪都人士一致讚譽。翌年，他被提任為國民政府委員，參與對日抗戰大計。在中共匪幫以武力侵佔大陸時期，他一直留居香港撰述革命黨史，至民國四十二年（公元一九五三年）由港來臺，先總統蔣公聘他為總統府國策顧問，翊贊中樞參與復國建國大業。

### 撰述黨史膾炙人口

自由先生中年以後，浸潤革命史籍，著作豐富，先後著述有三次革命軍、社會主義與中國、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中編及續編、革命逸史第一集至第六集、華僑革命開國史、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華僑革命組織史話及辛亥貴州革命黨列傳等多種，另在報紙雜誌發表的論文、雜說、詩篇也很多。在他所有的著作中，以「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和「革命逸史」這兩部鉅著，和另一位革命元老鄒魯先生的「中國國民黨史稿」，都可稱為自國父倡導革命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史編。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一書，有陳少白先生的題署書名、張溥泉（繼）先生的題詞，章

太炎(炳麟)先生的序及參加革命之日人萱野長知致書代序等。「革命逸史」一書，有先總統蔣公、林子超(森)、吳稚暉(敬恒)、居覺生(正)及張溥泉(繼)諸先生的題署書名暨總裁的題詞：「播休奕代」、孫哲生(科)先生的序等。

由此可見這兩部鉅著，深獲蔣公和革命先進的重視。其中孫哲生先生的序文內云：「馮自由先生為吾黨之先進，博文強記，著作等身，年逾舞勺，即加入興中會，親炙總理，從事革命，於總理創業垂統之偉績豐功，嘉謨嘉猷，以及諸先烈先進經邦緯國之精神，致命遂志之奇節，莫不親見親聞，參與其事。其於南方及國外之黨務、報務與軍事活動，躬為主持者，歷有年所。民國成立，出長稽勳局，旁求博采，訪查考訂，於海內外同志効忠黨國之助勞事績，更深明晰。曩年以所蒐集數十年資料與訪問耆舊所得，證之本身之見聞經歷，著成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逸史各二集，均屬吾黨珍貴史料；取材精審，考證確切，依歷史之演變，辨性質之異同，發潛德之幽光，揭清政之黑闇，或莊或諧，或顯或晦，經其筆述，莫不趣味盎然，歷歷如繪，感人至深。出版以來，不脛而走，一版再版，風行遐邇。今者將其近年著述，輯為革命逸史多集，內蘊豐富，與前相埒，彰善癉惡，正誤補闕，一人一事，均堪為景仰先烈之資，加強國人對本黨之認識，瞭然民國締造之艱辛，閱歷之險阻，確立共同之信念，而振發其愛國保種之心志，奠定民族復興之始基，則其直接間接貢獻於黨國者，誠不淺矣。」這一段序言，將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及革命

逸史這兩部鉅著所涵蓋的意義和內容，勾玄提要，切中肯綮。其膾炙人口，深受讀者歡迎，自非偶然。

### 反對容共被黨除名

自由先生被開除黨籍後，憤憤不平，自是人之常情，幸在賢慧的馮夫人慰藉勸勉下，應親友之聘在上海開設的新新公司任總經理；但他拋不開對工作的熱忱，利用餘暇把早年縝密保存的革命人物勳績史料，編著成「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前面引述革命元老白雲詩中「虛傳范子工心計，熟識蕭何擅史才」兩句，就是描繪自由先生在這一時期的景況。

自由先生所著「革命逸史」的第一集和第二集，是在香港隱居時期寫的，第一集於民國二十八年上海出版，第二集於民國三十二年重慶出版，第三至六集是民國四十二年由港來臺後寫的，於五十四年在臺北出版，也就是在他逝世後第七年才出版的。自由先生文學根柢既好，其記憶力尤特強過人，同時又有歷年保存的表冊、文件和本人的筆記、函牘、照片、舊報記載、本人舊作等豐富資料，加上勤於訪問同盟故舊而得的筆述、口述。所以下筆成文，都很翔實，而且文詞又極流利，使讀者讀之不厭。但靈詩中「書局隨身各體賅」一句，就是引舉北宋史家司馬光歷官皆以書局自隨的事跡，來比擬自由先生。

自由先生在「革命逸史」裏，載述的如「余育之策略」、「蘇曼殊之真面目」、「李煜堂事

命人士的事績傳述下來，雖詳略各篇不同，或祇一麟半爪；位當此神州陸沉，人事滄桑，文物淪喪，若沒有這些記載，豈不使先烈前賢的潛德幽光，埋沒於無形，不為世所知了嗎？自由先生的「革命逸史」裏，有很多這類的資料，祇舉出一、二，就可見出這部鉅著所具有的價值了。

自由先生童年即崇拜諸葛亮；而孔明以「躬耕於南陽」的布衣青年，受劉備的知遇，許以驅馳，「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自由先生則童年受國父的賞識，加入興中會，參與開國前的多次戰役，固然是冒險犯難，即黃花崗一役，在海外籌餉，竟達起義所化費總數的一半，亦同樣艱難可貴。孔明在「前出師表」裏，向劉禪涕泣建言，不外明是非忠奸之辨；而自由先生因反對袁世凱帝制陰謀，不受其籠絡威脅，而遭縲絏之苦，終不屈服。民國十四年自由先生因反對容共聯俄，竟被共黨及親共份子屏棄於自童年參加發起及盡力發展的革命陣營之外，遭受除名之辱，雖不免心神沮喪；可是他非但未流為叛黨的反革命者，而且專心著述闡揚中國國民黨革命的光榮史實。又在抗戰時期隱居香港，不受日本敵人利誘，毅然冒險潛往陪都，共赴國難。這些事例實乃由於自由先生學養有素，明是非、忠奸之辨，故能服膺主義，忠於黨國，始終不變，「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得以晚節流芳。

### 淡泊寧靜媲美前賢

孔明一生以「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自

矢；馮自由先生早年參加革命戰鬪，當然是轟轟烈烈，但在中年以後，居住於上海、香港及臺北時期，生活由絢爛歸於平凡，猶能淡泊自甘，寧靜安詳，潛心著述，使中國國民黨革命史績，垂諸久遠。他的人生哲學，與孔明亦有彷彿相似之處，堪稱媲美前賢。

自古以來，滿腹經綸，有與國之才，如漢之張良，「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或學識淵博，如漢之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著述史書，固不乏人；惟兼而有之，如宋之司馬光及歐陽修，治國與修史集於一身，則不可多得。馮自由先生既為參加革命實際行動最多的一位開國元勳，又著述黨史，照耀千古；不但是革命史的一位創造者；而且是革命史的巨帙編纂者。所以他異於常人，而值得崇敬，正在於此。

唐書「劉知幾傳」云：「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自由先生才氣縱橫，學貫中西，所著的黨史，搜集網羅，巨細靡遺，且識見卓越，躬身親歷，自更翔實，用能成三百餘萬言，留下巨篇，傳諸後世，非有最大毅力與耐性，曷克臻此。所謂「史有三長」，自由先生庶乎近之。一代開國元勳，獻身革命，且浸潤史籍，為黨爭光，的確不同凡響。

總觀自由先生一生，實在是中國革命史中一位特立獨行的突出人物。他自童年參盟，致力革命，歷任艱鉅工作，勇於任事，忠於職守，皆能達成任務。他生性耿介、堅貞、真誠、坦率、篤於主義信仰，守正不阿，廉潔自持，嚴於善惡、

是非、忠奸之辨。他心直口直，對邪惡者輒正言攢斥，不稍假借，故往往與人相忤，不顧也。然於平常處世待人，則無論貧富、貴賤、尊卑，皆謙恭和藹，樂與交遊。且富有幽默感，談話詼諧，風趣橫生，觀其為文，亦可知其梗概。他不以達而驕人，不以窮而改節，世言「三不朽」者，

他皆具之，高風亮節，洵足以千載流芳。我敬其人，嗜讀其書；我讀其書，更敬其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對這一位懷霜臨雲一般的高潔真純的革命元老，雖不能及，而心嚮往之。自由先生百零一年誕辰，轉瞬將至，撫今追昔，思念曷已！

# 由豪傑到裁縫

吳崇蘭女士著  
定價壹幣壹佰元

本書由名作家吳崇蘭執筆，奇人修廣翰口述九一八東北淪陷，日本奴役同胞迫害志士的殘酷暴行，以及日本敗亡中共乘機擴大叛亂，大陸淪陷衝出鐵幕，回到自由祖國就業創業，三起三落，天助自助的感人故事，驚險緊張，高潮迭起，令人目不暇給，在中外雜誌連載期間極獲好評，現已出版單行本，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80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

# 中外文庫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  
定價台幣120元

之二十二  
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共錄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嵩燾、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坤一、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闈、詹天佑、王闈運、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嚴復、蘇玄瑛、劉師培、王國維、張謇、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定價壹佰貳拾元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